

文学金庸

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，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。

作者 倪匡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金庸武侠小说中，细至博奕医术，上至儒道佛理，
能破孽化痴，俱入人物性格描写与故事结构之中，
可想见其文学技法之玲珑。及其境界之深，
胸怀之大，乃至武学离奇之变而不失本真者，
皆可追文学史上之佳构，甚至艺术创造之极峰。
金庸武侠小说中有太多文学的美味等着读者细细来品玩。

文学金庸

倪 匡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倪匡金学作品集/文学金庸/倪匡著

—吉林：时代文艺出版社，2000.1

ISBN 7—5387—1302—6

I. 金… II. 金… III. 散文

IV. 828.6—37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：130021)

长春锦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字数：130千字

印张：9 印数：1—3000册

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刘春 责任校对：张明

封面设计：黄世明 版式设计：陈锋

定价：11.80元

引 言

“满纸荒唐言，
一把辛酸泪，
都云作者痴，
谁解其中味？”

——曹雪芹

“艺术天才，在不断克服文类与材料之困难，金庸小说之大成，此予所以折服也。意境有而复能深且高大，则惟须读者自身才学修养，终能随而见之。细至博奕医术，上而惻隐佛理，破孽化痴，俱纳人性格描写与故事结构，必亦宜于此处见其技巧之玲珑，及景界之深，胸怀之大，而不可轻易看过。至其终属离奇而不失本真之感，则可与现代诗甚至造型美术之佳者互证，真贗之别甚大，识者宜可辨之。”（陈世骧〈致金庸函〉一九七〇年十一

月廿日，转引自《天龙八部》附录)

研究文学作品，要将其“内容”与“形式”分开，将其“思想主题”与“艺术成就”分开，这已是迫不得已，落入下乘。明知道金庸小说如鬼斧神工、自然天成、浑然一体，又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，却硬是要从中“寻出”诸如“美论”、“人论”、“文论”等等“角度”与“痕迹”，同样更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只能在前人学术研究的“老路”与“俗套”中走上一走、钻上一钻。

其实，在个人前面的许多有关金学的作品之中，不可能不涉及其小说的“文法”及其艺术的技巧与成就。而同样地，在这“文论”书中，我们也无法避免要谈及它的“内容”或者“思想主题”。

这就是说，我们将这套书分成若干部，又进而分成若干篇以及若干章节，其实都只不过是希望通过不同的“角度”与“方式”来看同一种艺术世界——金庸的武侠小说。进而，我们也不敢说通过这样的分析，就当真能最后破解“金庸小说”。而只不过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不同的视角、不同的途径、不同的方式的观点与分析，对“金庸小说”的破解，有一定的启发。包括若是证明“此路不通”，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提示。

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，这部《文学金庸》的内容主要在讨论金庸武侠小说作品中的文学境界，当然其中论述的部分会和我以前作品有若干的重叠，但是“思想主题”与“角度赏析”则有所不同，这点务请读者体察。

目 录

引言.....	(1)
---------	-----

神思篇

一、虚实相生	(2)
二、神思妙悟.....	(22)
三、巧妙连环.....	(38)

言语篇

一、古仆通俗.....	(51)
二、准确传神.....	(61)

SBR51/03

- 三、生动优雅·····(76)
- 四、诙谐幽默·····(85)

境界篇

- 一、广大境界·····(103)
- 二、悲沉深邃·····(116)
- 三、美妙意蕴·····(134)

创新篇

- 一、男女主人公比较·····(151)
- 二、小说主题的变化·····(158)
- 三、叙事规范(模式)的革新·····(165)

寓言篇

- 一、奇而致真·····(185)
- 二、字里行间·····(199)
- 三、谜底深意·····(207)
- 四、整体象征·····(211)
- 五、破孽化痴·····(218)
- 六、文化警示·····(225)
- 七、寓言世界·····(230)

史诗篇

- 一、总体设计：历史传奇·····(236)
- 二、书剑江山悲气沉·····(245)
- 三、危邦乱世悼英魂·····(250)
- 四、英雄无奈“窝里斗”·····(257)
- 五、谁是真正大英雄·····(260)
- 六、笑傲江湖泪满襟·····(268)
- 七、且看历史哈哈镜·····(274)

神 思 篇

假作真时真亦假，
无为有处有还无。

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来，小说本就是“假”的。是作者虚构的假人假事，情是假，事是假，景也是假。小说世界，本就是一种“全假”的虚拟世界。

然而，人们却又依据不同的方法、原则与规范，将小说又分为“写实”与“传奇”两大类。写实小说固然也是虚构，也是“假”，但似乎是“假中之真”，其中的人事情景，虽是“没有发生过的”，但却是“可能发生的”。只因为书中的人事情景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近似仿佛，似乎呼吸相通。

相比之下，“传奇”一类的小说，无疑就是“假中之假”，全然是“无中生有”了。其中人事情景，不仅是“没有发生过的”，而且还是 I：现实生活中——“不可能发生的”，书中的人事世界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判若云泥、全然不

同，完全是“另一个世界”。

武侠小说正是这样的“假中之假”的传奇故事。它的最基本的特征正是虚构之传奇。其中的“武”固然是无中生有，天花乱坠，完全出自于想像，一点儿也当不得真。什么“百花错拳”、“黯然销魂掌”（见诸金庸小说），什么“追风剑法”与“大须弥剑式”（见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），什么“小李飞刀，例无虚发”（见诸古龙小说）……当然都是“没有的”，同时又都是“不可能”的。进而，其中的“侠”——他们的传奇性经历与遭遇及其特殊的脾性与价值观念与心态等等——同样也都是“没有的”，而且也是“不可能有的”。什么《书剑恩仇录》（金庸），什么《云海玉弓缘》（梁羽生），什么《天涯明月刀》（古龙），什么《西风冷画屏》（萧逸）……这些全都是“胡编乱造”。……

然而，面对着武侠小说的这种窘境，梁羽生与金庸等等新派武侠小说家，用巧妙之法，引“历史”于“传奇”之中，造成一种似实而虚，似虚而实的效果，为武侠小说的传奇形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子。

一、虚实相生

具体地说，面对着武侠小说的“假中之假”的局面，金庸等所采取的艺术方法，便是使之虚实相生、真假参半。

（一）虚则实之

金庸采取的妙法，第一层次，便是“虚则实之”。

所谓“虚则实之”，就是将纯粹虚构的传奇故事，放在一个明确的历史背景之下，进而引入真实的历史人物。这一方法，虽非金庸首创，然而运用之妙，实是无出其右者。

在他的处女作《书剑恩仇录》中，就出现了明确的时间，以及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。故事的一开头是：

清乾隆十八年六月，陕西扶风绥德镇总兵衙门内院，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跳跳蹦蹦的走向教书先生书房。上午老师讲完了《资治通鉴》上“赤壁之战”的一段书，随口讲了些诸葛亮周瑜的故事。午后本来没有功课，那女孩儿兴犹未尽，要老师再讲三回故事。

这样的开头，完全像是历史小说的架式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场景无一不备，无一不真，而且欲“奇”而先“史”，摆明了从清乾隆十八年六月开始讲起，而且乾隆皇帝等人也成了书中的一个角色。并且，还欲“武”而先“文”，让教书先生（实为武林名侠陆菲青）讲些《资治通鉴》与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，使你读之，不由得你不信。这样，很容易就将你“引入谷中”矣。

其它如《碧血剑》、《雪山飞狐》、《飞狐外传》、《鸳鸯刀》、《越女剑》、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神雕侠侣》、《倚天屠龙记》、《天龙八部》、《鹿鼎记》中，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。

摆明了说，金庸之所以要写明时代背景，乃至要写些真实

的历史人物，其主要的目的，便是首先“要让人觉得可信”。

如此，金庸的小说似乎就一下子“化虚为实”了。如比如说，《书剑恩仇录》中的陈家洛乃是乾隆皇帝的亲兄弟，他所从事的“事业”——亦即主要故事情节——则是从他哥哥手里救出红花会的四当家文泰来，而且进一步要利用文泰来所掌握的秘密（乾隆是陈家洛的亲哥哥这一秘密）来迫使乾隆皇帝改换朝廷，反满复汉……，至于书中的“副线”则是兆惠将军（实有其人）率领大军侵剿天山北路反叛的回人，又有“黑水营之围”等等这样的“史实”在其中，你怎能“不信”！

《碧血剑》主要的故事情节，更是不由得你不信，袁崇焕为辽东总督，抗清名将；曾使满人闻风丧胆，终被明朝崇祯皇帝所杀。这都是真人真事，有史为证的。他的部下，当然会怀愤在心，觉得这是千古奇冤，自是非伸冤报仇不可。所以就一心培养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——袁崇焕有无此子，史所不载，所以也只能说真假各半，进而只有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”了。

为父报仇雪恨。他的“仇人”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崇祯皇帝以及满清之主皇太极，这就进一步“落实”了；进而，袁承志学艺成功之后，报仇雪恨的主要方法途径乃是考虑天下大势，帮助顺乎民意的闯王李自成（这又是真实历史人物），并与李岩（又是实有其人）结为兄弟，在李岩的教导之下，由一位怀一己私仇、学一身武功的小伙子一变而成一位明天下大势、负安邦之志的大英雄。……如此，你就是说“不信”也不能。

如此这般，金庸所采取的方法，乃是“三实七虚”乃至

“九虚一实”。让他小说中的武侠人物纷纷与“历史人物”攀亲道故。——陈家洛变成了乾隆皇帝的兄弟；袁承志正是袁崇焕的儿子；胡斐的祖上是李自成的卫士；郭靖则是成吉思汗的“金刀驸马”，又是拖雷的“安答”（结义兄弟）；杨过虽不是历史人物之后，但他又亲手砸死了蒙哥皇帝；张无忌则既是张三丰的徒孙，张翠山之子，又是朱元璋、徐达、常遇春……等的上司明教教主；越女阿青曾是越国宫廷的剑术教师，而且还是大夫范蠡的朋友，是西施的“情敌”；韦小宝则是康熙时代的第一红人，爵封一等鹿鼎公……

至于《天龙八部》中的段誉是大理王子，后来做了皇帝；虚竹是西夏驸马、银川公主的丈夫；萧峰则是辽国的南院大王，是辽王耶律洪基的结义兄弟。……你不信？——且看一段书中的故事：

大理皇宫之中，段正明将帝位传给侄儿段誉，
诚以爱民、纳谏二事，叮嘱于国事不可妄作更张，
不可擅动刀兵。就在这时候，数千里外北方大宋城
汴梁皇宫之中，崇庆殿后阁，太皇太后高氏病势转
剧，正在叮嘱孙子赵煦（按：后来历史上称为哲
宗）：“孩儿，祖宗创业艰难，天幸祖泽深厚，得
有今日太平。但你爹爹秉政时举国鼎沸，险些酿成
巨变，至今百姓想来犹有余悸，你道是什么缘
故？”

赵煦道：“孩儿常听奶奶说，父皇听信王安石
的话，更改旧法，以致害得民不聊生。”

太皇太后干枯的脸微微一动，叹道：“王安石有学问，有才干，原本不是坏人，用心自然也是为国为民，可是……唉……可是你爹爹，一来性子急躁，只盼快快成功，殊不知天下事情往往欲速则不达，手忙脚乱，反而弄糟了。”她说到这里，喘息半晌，接下去道：“二来……二来他听不得一句逆耳之言，旁人只有歌功颂德，说他是圣明天子，他才喜欢，倘若说他举措失当，劝谏几句，他便要大发脾气，罢官的罢官，放逐的放逐，这样一来，还有谁敢向他直言进谏呢？”

赵煦道：“奶奶，只可惜父皇的遗志没能完成，他的良法美意，都让小人给败坏了。”

太皇太后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“什么……什么良法美意……什么小人？”

赵煦道：“父皇手创的青首法、保马法、保甲法等等，岂不都是富国强兵的良法？只恨司马光、吕公着、苏轼这些腐儒壞了大事。”太皇太后脸上变色，撑持着要坐起身来，可是衰弱已极，要将身子抬起一二寸，也是难能，只不住的咳嗽。赵煦道：“奶奶，你别气恼，多歇着点儿，身子要紧。”他虽是劝慰，语调中殊无亲厚关切之情。…

…

以上这一段，也是历史小说的格式与内容。大宋皇宫中的人事对答都是真实，那么“大理皇宫之中，段正明将帝位传给

段誉”云云，因为“就在这时候”与宋朝宫廷之事同时发生，谁还会问孰虚孰实、孰真孰假？

再说《鹿鼎记》中，韦小宝其人或许有人会“不信其有”，然许多“史实”却是不能不信其有了。如：

韦小宝得索额图和伶国纲解说，知道条约内容于中国甚为有利，割归中国的土地极为广大，远比康熙谕示者为多。条约（按：指《中俄尼布楚条约》）共为四份，中国文一份，罗刹文一份，拉丁文两份，注明双方文字中如有意义不符者，以拉丁文为准。

当下随从磨得浓墨，蘸得笔饱，恭请中国首度钦差大臣签字。

韦小宝自己名字的三个是识得的，只不过有时把“章”看成了“韦”字，“卖”字当作了“宝”字，三个字联在一起就不大会弄错了，但说到书写，“小”字勉强还可对付，余下一头一尾两字，那无论如何是写不来的。他生平难得脸红，这时竟然脸上微有朱砂之色，不是含怒，亦非酒意，却是三分羞惭。

索额图是他知己，便道：“这等合同文字，只须签个花押便可。韦大人胡乱写个‘小’字，就算是签字了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心想写这个“小”字，我是拿手好戏。当下拿起笔来，左边一个圆团，右边一个圆

团，然后中间一条杠子笔直的竖将下来。

索额图微笑道：“行了，写得好极。”韦小宝侧头欣赏这个“小”字，突然仰天大笑。素额图奇道：“韦大帅什么好笑！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你瞧这个字，一只雀儿两个蛋，可不是那话儿吗？”清方众大臣忍不住都哈哈大笑，连众随从和亲兵也都笑出声来。

费要多罗瞪目而视，不知众人为何发笑。……

这是中国和外国所订的第一份条约。……

这一条约自然是真的。那是有案可查之史实。金庸在一段文字之后，又加了一段“按语”，如此写道：

条约上韦小宝之签字怪不可辨，后世史家只识得索额图和费要多罗之签名，而考古学家仅识甲骨文字，不识尼布楚条约上所签之“小”字，致令韦小宝大名淹没。后世史籍皆称签尼布楚条约者为索额图及费要多罗。古往今来，知世上曾有韦小宝其人者，惟《鹿鼎记》之读者而已。本书记叙尼布楚条约之签订及内容，除涉及韦小宝系补充史书遗漏之外，其余皆根据历史记载。

如此云云。真可谓将“虚则实之”之法，运用得神乎其神，炉火纯青，使人不辨真假虚实。——说得不好听一点，金庸的虚实法，其技巧直追笔下人物韦小宝的“说谎的艺术”，

即“真假参半，或三实七虚”之奥妙。在这一点上，“说谎的艺术”与“虚构的艺术”正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所以都是“艺术”。

（二）实则虚之

金庸着文，有名将用兵之妙。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以及于虚虚实实、实实虚虚，从而引人入胜，神妙莫测。如果仅仅看到金庸笔下的故事大多有其明确的时代与历史的背景，而且金庸笔下的主人公，大多都能与真实的历史物“攀亲道故”，或人实事虚，或人虚而事实，极尽了“虚则实之”之妙，那也只不过是它的第一层次，只不过是金庸绝技的“入门功夫”而已。

金庸的第二项功夫，那就是“实则虚之”兮。

实则虚之，在金庸的笔下，又有几个“变招”。

金庸在《书剑恩仇录》的“后记”中明确写道：

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，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，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。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，但写小说的人喜欢。

不但写小说的人物喜欢传说，看小说的人当然也是喜欢传说的。上述引文表明，金庸笔下历史人物的故事，其实并非“正史”所载，而只是一些“野史”与“传说”，甚而是些捕风捉影、子虚乌有之事。诸如《碧血剑》中的多尔袞害死了皇